

北魏洛阳城的瓦当及其他瓦件研究

钱国祥 郭晓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 100710)

关键词: 北魏; 洛阳城; 建筑瓦当; 建筑瓦件

摘要: 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的重要都城之一。其出土的建筑材料特征明显, 规格较高, 是研究这一时期建筑材料和考古断代研究的重要标准资料。本文以北魏洛阳城出土的建筑瓦当为主要对象, 同时兼顾其他相关建筑瓦件, 以考古发掘的建筑遗址分类进行研究, 以期能够把握北魏洛阳城建筑瓦件的特点和异同, 为城址的整体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Key words: Northern Wei Period; Luoyang City - site; tile - ends; and other tile structural members

Abstract: Luoyang City of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pital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of ancient China. The building structural members unearthed from there show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high standard, and provided valuable material data for studying the the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relative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The present article studies the tile - ends and other tile structural members unearthed from the Luoyang City - site of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with the building vestiges excavated in field archaeology on the city site as the basis of classification, so as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various tile types of the then Luoyang City and to lay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is city - site.

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古代的重要都城之一。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 北魏洛阳城承前启后的城市布局特征, 对后世都城的影响至为深远。同时, 北魏洛阳城中诸如永宁寺遗址、阊阖门遗址等大型建筑遗址所反映出来的建造工艺, 也在中国古代土木建筑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相关的北魏时期建筑遗址中, 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良的建筑瓦当和建筑瓦件, 是理解这一时期建筑材料制作工艺和使用方式的重要佐证。因此, 对建筑材料的细化研究也是我们探研北魏洛阳城建筑内涵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北魏洛阳城出土的建筑瓦当为主要对象, 同时兼顾其他相关建筑瓦件, 以考古发掘的建筑遗址分类进行研究, 以期能够把握北魏洛阳城建筑瓦件的特点和异同, 为城址的整体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一、北魏洛阳城的历史与考察概况

对于任何内容的研究均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历史研究背景。因而, 在考察北魏洛阳城出土建筑瓦当以及其他建筑材料之前, 有必要将北魏洛阳城的历史, 以及半个多世纪北魏洛阳城的考古学研究概况加以介绍。

自西晋末年, 中原动荡, 值永嘉五年(公元311年), 刘曜入洛, 洛阳城付之一炬; 此后迭经兵燹之灾, 洛阳城“宫署里闾, 鞠为茂草”。及至北魏王朝统一北方,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 孝文帝“幸洛阳, 周巡故宫基趾……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 新都始立, 孝文帝率百官迁都洛阳。至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九月, “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坊, 四旬而罢”。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

516年),灵太后营建皇家寺院永宁寺,神龟二年(公元519年),永宁寺塔建造完工,“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佛图”。永熙三年(公元534年),永宁寺九级木塔雷击遭焚毁,大火三月不灭。同年,魏室播迁,东、西魏分裂,北魏王朝就此终结。

北魏王朝从迁都洛阳到覆亡之间,虽然只有短暂的四十余年,但是其精心构筑的都城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物质和文化遗产。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对北魏洛阳城的发掘与研究,期间发掘了很多北魏时期的建筑遗址,诸如1965年发掘的内城一号房址^[1]、1978~1979年发掘的南郊明堂遗址^[2]、1979~1994年发掘的北魏皇家寺院永宁寺遗址^[3]、1984年试掘的宫城正殿太极殿遗址、1985~1989年配合发掘的北魏大市遗址、2000~2001年发掘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4]等等。

根据这些北魏时期遗址所在城址的位置,可以将之分为三个区域:1、宫城区域。是北魏洛阳城的皇家建筑核心区域,此区域发掘的建筑遗址代表了北魏皇室的最高规格。目前发现并确认的主要遗址有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和正殿太极殿遗址等。2、内城区域。面积较大,遗址性质内涵也较为复杂。该区域内发掘的北魏时期遗址较多,其中包括一号房址、永宁寺遗址、建春门遗址等。3、外郭城区域。修筑外郭城及统一规划建设里坊,是北魏王朝在中国古代都城营建方面的一大创举。自此以后,中国古代都城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城市化的特点更加明显和完善。在郭城区域内发现的遗址主要有西郭城的大市遗址、南郭城的礼制建筑明堂遗址等。

对以上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们对北魏洛阳城的了解,对于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意义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北魏洛阳城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的都城形制的出现,明显改变了以往都

城传统的“前朝后市”布局,并使内城逐渐朝着皇城的作用发展;通过国家意志统一规划里坊区以安置居民,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的繁荣,使得以往都城的功能有了新的巨大变化,从此都城朝着真正的城市概念发展。这种都城形制变化对后代都城影响极为深远。

二、北魏遗址出土瓦当与建筑瓦件的概述

考古发掘的遗址和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是考古学研究的两项重要内容;具体到北魏洛阳城的考古研究,目前已经发掘的诸多北魏时期的建筑遗址和出土的瓦当等建筑构件,则必将成为探研北魏洛阳城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的基本要素。

以下分区域对北魏时期各个建筑遗址出土的瓦当等建筑构件做简要的梳理罗列。

(一) 北魏宫城区域

北魏宫城位于内城北中部略偏西,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398米,东西宽660米。宫城所在位置原为一自然高地。根据勘探,宫城四面除北墙较为复杂外,东、西、南三面都残存有夯土墙基。此外,据对宫城墙垣夯土发掘解剖,发现该宫城始建年代不晚于魏晋时期,历经北魏和北周时期的沿用和重修^[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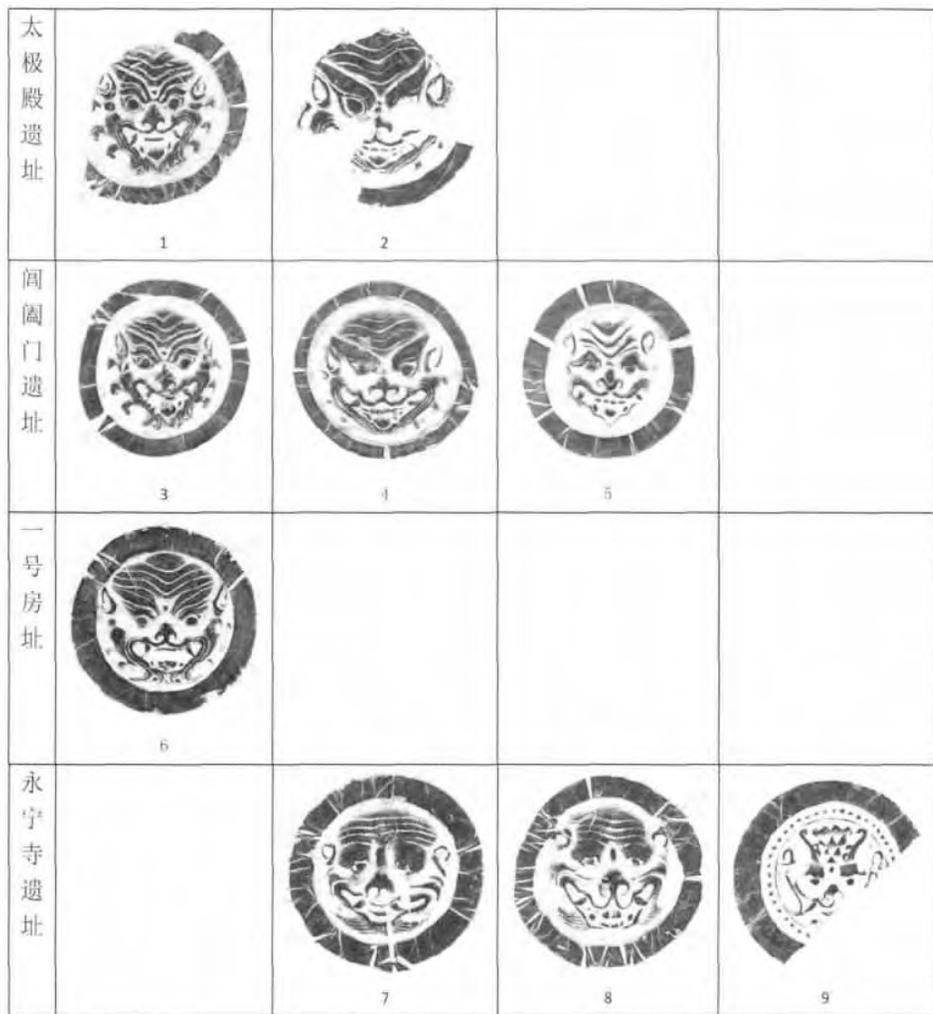
1. 太极殿遗址

太极殿遗址位于北魏宫城的中部偏西。1984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局部试掘,出土了少量瓦当,同时还出土较多数量的磨光面板瓦和筒瓦。就这批出土瓦件的总体特征而言,均为北魏时期,多呈黑灰色,表面经过磨光,质地坚实,制作工艺较为精良。

(1) 瓦当

所见有兽面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两种。

兽面纹瓦当。当面周围有宽平缘轮廓,轮廓内凸起一怒目圆睁的兽面纹饰,兽张口吐舌,头顶部阴刻出鬃毛,双耳竖起呈尖圆形,短鼻梁,额面有四条抬头纹,唇下及嘴



图一 北魏洛阳城出土兽面纹瓦当

两侧有须，形象十分逼真。(图一，1、2)

莲花纹瓦当。当面内为六瓣至八瓣宝装莲花图案，花瓣皆为较宽的复瓣，造型优美。试掘中未见有完整件出土。(图二，1、2)

(2) 其他建筑瓦件

主要为磨光面板瓦和筒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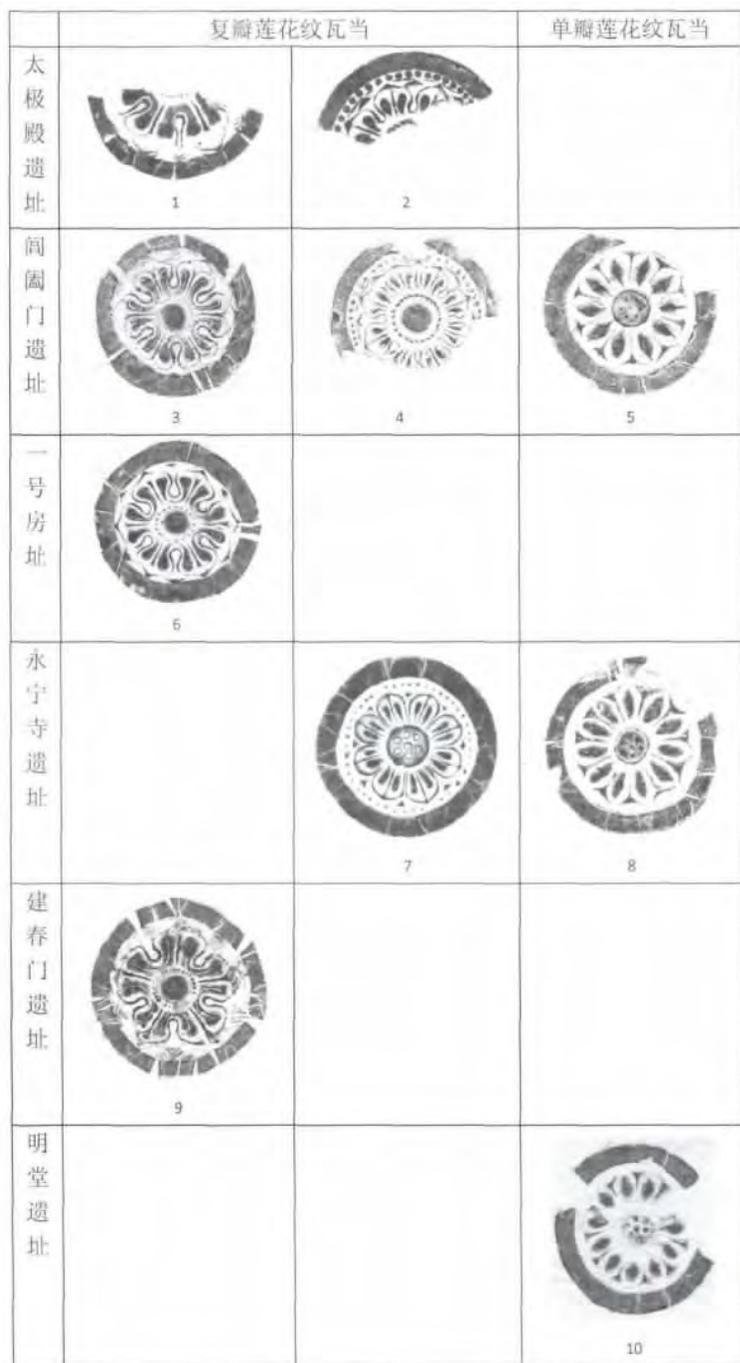
磨光面板瓦。出土磨光面板瓦较多，凹面细腻且施黑色陶衣，有磨光痕迹；凸面较为粗糙，周边有削痕，凸面上还有简单的刻划文字或记号。有2件檐头板瓦，宽端有手捏的波浪纹装饰，体量较为硕大厚重，基本完整。1件瓦长46.5厘米，宽端宽37厘

米，窄端宽31厘米，厚2.2厘米；另1件瓦长57.2厘米，宽端宽38厘米，窄端宽33厘米，厚2.8厘米。这2件板瓦规格上相差较甚，极有可能使用在建筑屋顶的不同位置。

磨光面筒瓦。筒瓦凸面呈黑灰色或深灰色，表面可见黑色陶衣和磨光的痕迹；筒瓦凹面施布纹。由于鲜见完整件，对此类筒瓦的具体规格目前还不清楚，但从残件厚度及质地观察，太极殿遗址出土的磨光面布纹里筒瓦体量也比较厚重。

2. 宫城阊阖门遗址

阊阖门遗址位于太极殿遗址南侧约550



图二 北魏洛阳城出土莲花纹瓦当

米处。出土了大量北魏时期建筑瓦件，其中瓦当有兽面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两种；其他建筑瓦件主要有磨光面板瓦和筒瓦、鸱尾、兽面砖等。这些建筑瓦件与太极殿遗址出土

的基本一致，大都呈黑灰色，瓦面黑亮发光，质地较好，烧成温度较高，极为坚硬。

(1) 瓦当

兽面纹瓦当。当面黑灰色，边轮上可见磨光痕迹；瓦当陶胎呈青灰色，质地坚密，烧造火候较高。根据简报对兽面纹瓦当的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兽首额部宽阔圆润，以四条波浪纹曲线表现额头皱纹；两眉倒竖，双睛在上下睑衬托下炯炯有神；两耳孔朝前直立紧贴于眼睛外侧；短鼻紧凑，环状鼻孔；大口咧开较宽，两条曲线将口唇一周分为内外三重，口中露出上门齿六颗与上下各两颗獠牙，舌头下垂微露；口唇一周略显卷曲的短虬须。当径 15.5 厘米，厚约 2.3 厘米。（图一，4）

第二类，兽首额头宽大，三条凸起皱纹呈波浪状；眉间有一小圆突，双睛圆睁凸出；双耳在两眼角外侧上方直立；张开的大口内舌头长伸，门齿为宽板状，上侧獠牙尖长；口唇一周的虬须卷曲明显。当径 14.7 厘米，厚 2.8 厘米。（图一，3）

第三类，兽首额面稍窄，以三条凸起的“V”字形曲线表现皱纹，两侧为耳孔朝前的竖立双耳；凸出圆睁的双睛下视；口中露出四颗上门齿和上下各两颗獠牙，舌头下垂微露。当径 14.2 厘米，厚 2.1 厘米。（图一，5）

莲花纹瓦当。当面也为黑灰或浅灰色，边轮宽平，素面上略磨光。轮面低于或与当面凸起的莲花纹饰相平。根据简报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六瓣宝装莲花瓦当。当面的宽瓣莲花图案为双瓣，略肥硕；当心为凸起的圆乳丁，周围饰一圈小连珠纹。当径 14 厘米，厚 2 厘米。（图二，3）

第二类，七至八瓣宝装莲花瓦当。当面的宽瓣莲花图案为双瓣，较规整，莲花外圈环绕一周小连珠纹；当心凸起的圆乳丁较平，环绕一圈绶索状纹。当径 14 厘米，厚 2 厘米。（图二，4）

第三类，窄单瓣莲花瓦当。当面莲花为十瓣，花瓣呈尖棱枣核状；当心为饰有七个莲子状小凸点的莲蓬。当径 13.4~14 厘米，厚 1.2~1.5 厘米。（图二，5）

（2）其他建筑瓦件

磨光面板瓦。板瓦整体较为厚重。凹面被刮磨成黑色或灰色光亮面，有纵向刮磨痕，且施有亮黑色陶衣；凸面较为粗糙，有的可见泥片盘筑的痕迹，有的略被抹平，有的见横向刮抹痕，有的两侧边缘被刮削出小斜面。依其规格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瓦长 48.2 厘米，宽端宽 34 厘米，窄端宽 28.5 厘米，厚 2~3 厘米；第二类，瓦长 37.5 厘米，宽端宽 34.2 厘米，厚 3 厘米。

磨光面筒瓦。凸面多被磨成黑色或灰色光亮面；凹面皆饰布纹。少数筒瓦瓦唇凸面刻划有文字，例如“文”、“天”等。

鸱尾。均为残件。外露表面被施以黑灰色的陶衣，陶胎呈青灰色。从出土的鸱尾残件观察，其体量较为硕大。

兽面雕塑砖。均为残块，基本为长方形，主题图案为一兽首。正面被施以黑灰色的陶衣，且略有抹光痕；背面是较为粗糙的平面。

（二）北魏内城区域

北魏内城的四周城垣系汉晋时期的洛阳

大城，是在汉晋时期的城墙基础上修补增筑而成。目前地表上仍残存有东、北、西三面城垣，南垣则由于洛河改道被冲毁。据实测东垣残长 3895 米，北垣全长 2820 米，西垣残长 3510 米。整个城圈规模符合文献中汉晋洛阳城南北九里、东西六里的记载。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内城的规划布局较之前朝有较大变化，城内除了宫城和少量几座皇家寺院以外，宫城南沿铜驼街两侧布置有左卫府、右卫府、御史台、太尉府等中央衙署以及太庙、太社等皇家建筑；宫城东侧有太仓和府库；宫西则有濠池，还有乘黄二署和太仆寺；宫城北侧则是禁苑芳林苑。如此，在内城城北魏宫城被中央衙署、府库和禁苑等皇家建筑拱卫在中间^[6]，充分彰显了北魏内城区域的功能内涵。

1. 一号房址

一号房址位于北魏内城西墙西明门至东墙青阳门之间的“横一道”和宫城正门南面的铜驼街“纵三道”相交叉的东南侧。该房址出土的建筑瓦件制作精致规整，总体特征是表面均为磨光，且施有黑色陶衣，显示其建筑规格较高。建筑瓦件主要有兽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磨光面板瓦和筒瓦、兽面雕塑砖、菱形瓦钉等。发掘者据此并结合《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推测该房址可能是北魏宗正寺或太庙建筑的一部分。

（1）瓦当

主要有两种，即兽面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

兽面纹瓦当。共 15 件。陶质细密坚实，呈黑灰色，火候较高，表面也被抹成黑光面。瓦当边轮为宽平缘，边轮内当面纹饰为一凸起较高的半浮雕兽面。兽首额部圆润，波浪纹曲线表现额头皱纹；柳叶眉倒竖，眉间有一小圆突，双睛圆睁凸出；两耳孔朝前直立紧贴于眼睛外侧；短鼻紧凑，环状鼻孔；口唇一周以两条曲线分为内外三重的倒梯形，口中露出上门齿与獠牙，舌头微露；

口唇下方有略显卷曲的短虬须。当径 15.6 厘米，厚 1.6 厘米。(图一，6)

莲花纹瓦当。数量较多，有 50 多件。主要为双瓣宝装式莲花纹瓦当，极少数量为单瓣莲花纹瓦当。

双瓣宝装式莲花纹瓦当。瓦当表面皆抹成黑光面，陶质细密坚实，火候较高，制作极为规整，图案纹饰整齐划一。边轮为宽平缘，边轮内当面纹饰为凸凹明显的六瓣宝装莲花图案。整个莲花构图新颖，线条匀称流畅。莲心为凸起的圆形乳丁，周边低凹处环绕一周小连珠纹，构成莲花花蕊。莲花为宽双瓣，花瓣较肥硕，隆起较高，明显高于周边轮廓缘面。当径 15.6 厘米，厚 1.6 厘米。(图二，6)

单瓣莲花纹瓦当。为八个单瓣的莲花纹瓦当。瓦当呈浅灰色，当径较小，边轮也为宽平缘。瓦当中心为莲蓬状，蓬面上饰有七个莲籽状小凸点。制作较为粗糙。

(2) 其他建筑瓦件

磨光面板瓦。主要呈深灰色和黑灰色，略有光泽，质密坚实，制作精致。瓦面经过削磨，并施有黑色陶衣。凹面多被磨制光滑，泛着黝黑色的莹润光泽；凸面略为粗糙，但也经大致修抹，尤其在板瓦两边侧多被削薄；板瓦侧棱面大都削磨平整。许多板瓦的凸面上都有刻削文字，其中带字完整板瓦有 3 件，带字瓦片 663 片。板瓦一般长 49.5 厘米，宽 33 厘米，厚 2.5 厘米。整体来看这批瓦件制作较为规整，规格尺度差异不大。

磨光面筒瓦。凸面磨光，凹面布纹里。质密坚实，制作精致，整体显得比较厚重。瓦唇为圆弧形，一般唇部大都下斜，有些瓦唇上还有刻划文字或戳印。凹面布纹痕迹大都比较清晰，有的布纹褶皱痕迹也清晰可辨。筒瓦的侧棱面多被磨平，有些瓦棱上有刻削文字。有少量带瓦当的筒瓦，瓦面近瓦当处中间有插瓦钉的方孔。

瓦钉。50 多件，多为残件。呈浅灰色。据修整复原，瓦钉呈扁平的菱形，由四个镂空的小菱形组成一个大菱形，下有扁平长柄。长 31.5 厘米，宽 14.5 厘米，厚 1.4 厘米。

兽面塑雕砖。均为残块。呈灰褐色，表面施有陶衣，且被刮磨出黝黑色的光亮面。表面塑雕有神态凶猛的兽面纹，瞪眼竖耳，张口獠牙，兽面两眼有孔；另一面为较为粗糙的平面。其中 1 件长 57 厘米，宽 45 厘米，厚 6 厘米。

鸱尾。皆为残块。呈灰褐色，外露表面也施有陶衣和略加磨光。形体较大，尾部呈翼形，因破损过甚无法复原。

2. 永宁寺遗址

永宁寺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佛教寺院，熙平元年（公元 516 年）由当时的皇太后胡氏主持建造。永熙三年（公元 534 年），永宁寺木塔被火烧焚毁，寺院从此毁弃。该寺院经多次发掘，出土的北魏时期建筑材料主要有瓦当、板瓦、筒瓦、兽面塑雕砖和鸱尾残块等。因永宁寺建造与毁弃时代较为明确，其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本身特点具有很强的断代标准，显然是研究北朝时期考古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

(1) 瓦当

主要有兽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莲花化生瓦当、忍冬纹瓦当、变形忍冬纹瓦当等数种。瓦当均为泥质模制而成，使用的陶土非常细腻，经过淘洗和澄滤，瓦胎也呈鲜亮的青灰色，瓦当表面则也都经过细致磨光，且施有一层陶衣，呈黝黑色或灰褐色的光泽。

兽面纹瓦当。主要有两种图案造型。一种数量较多，当心饰一浮雕式兽面，整个图案隆起较高。兽面神态凶猛，额头圆润，有波浪状皱纹，且有锥点纹在其中做装饰；眼珠突出，鼻孔朝天，双耳分居两眼外侧斜上方，大口怒张，露出门齿及獠牙，颚下有三

络虬须。(图一,7、8) 另有一种头生双角的兽面纹瓦当,环绕兽面由内及外依次加饰一周凸弦纹和一周连珠纹,其兽面形象颇像龙首,与其他兽面纹瓦当图案明显不同,但数量较少,应是永宁寺特有的瓦当。(图一,9)

莲花纹瓦当。既有复瓣莲花纹瓦当,也有单瓣莲花纹瓦当。其中的复瓣莲花纹瓦当,以八个复瓣花瓣组成莲花主题图案,周围以小连珠纹装饰;当心分为莲蓬(图二,7)和圆乳丁两种。单瓣莲花纹瓦当为十个窄单瓣的花瓣组成莲花主题图案,当心为莲蓬状。(图二,8)

莲花化生瓦当。在北魏洛阳城,莲花化生瓦当目前仅见于永宁寺遗址。其莲花图案也为宽复瓣的宝装式,但中心有一小型佛像。报告编写者依据复瓣数量的差异将之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六个复瓣(图三,1、2),另一种则为八个复瓣。(图三,3、4) 其中的化生形象也有些许差异。

忍冬纹瓦当。与莲花化生瓦当一样,也是永宁寺遗址中较有特点的瓦当类型。出土数量较少,在北魏洛阳城其他遗址也未见出土。瓦当当面以忍冬叶纹和流苏相间为主题图案,当心则为一小型莲花纹图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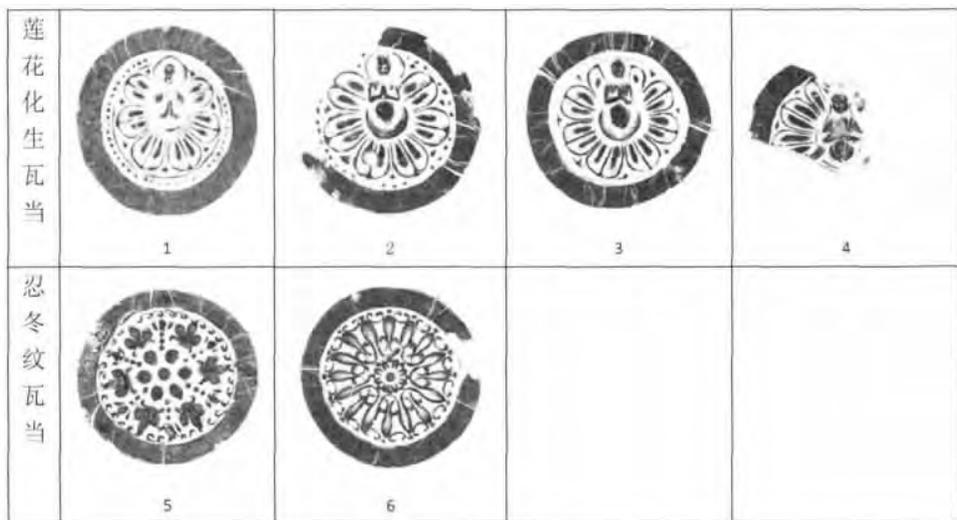
三,5) 还有一种变形忍冬纹瓦当,主要以变形的忍冬叶纹为主题图案,当心也是一朵小型莲花纹图案。(图三,6)

(2) 其他建筑瓦件

出土的建筑瓦件数量较多,可见有磨光面板瓦和筒瓦、兽面塑雕砖、鸱尾等。这些瓦件无一完整者,皆为碎片。但从碎片观察,依然可以窥见永宁寺建筑使用建筑瓦件的规格等级之高,其制作工艺异常考究,堪称北魏建筑之巅峰之作。

磨光面板瓦。形体大且比较厚重,一般厚2~3厘米。瓦胎为青灰色,泥质细密而坚实。凹面为黑灰色,施有黑色陶衣,表面有刮磨痕迹,泛黑釉光泽;凸面为素面,呈青灰色,在四周边缘处经过削薄处理,有的瓦面有刻划文字和戳印。板瓦的规格、质地、颜色和制作方法,与一号房址的同类板瓦基本一致。此类板瓦的窄端皆呈平齐状;宽端或为平齐状,或有单层或双层水波纹状花边,有花边的显然是檐头瓦。

磨光面筒瓦。瓦体厚重,泥质细密而坚实,瓦胎呈鲜亮的青灰色。筒瓦凸面经过刮磨修整,呈黑灰色。凹面施有布纹。一般瓦体直径约15厘米,厚约2.3厘米。这类筒瓦的瓦唇较长,肩高而陡;有的瓦唇表面有



图三 北魏永宁寺遗址出土莲花化生和忍冬纹瓦当

戳印或刻划文字。

兽面雕塑砖。表面略呈黑灰色的光亮面，陶胎呈青灰色。兽面图案因瓦件不完整故不能观其全貌，但以残件观察，可见图案系兽首正面，左右两侧下端置兽的前爪。与阊阖门遗址出土的兽面雕塑砖残件极为相似。

鸱尾。出土于永宁寺西门遗址。均为尾部边缘残块，整体无法复原。残块表面为黑灰色的光亮面。其大致形制和阊阖门遗址出土的鸱尾残块相类似。

3. 建春门遗址

建春门是北魏内城东墙三座城门最北的一座门址。据文献记载，这里即汉上东门、魏晋至北魏的建春门遗址。考察显示，北魏门址是在汉晋门址上继续沿用。在门址堆积中出土大量砖瓦残块，以北魏时期的青灰色磨光面板瓦和筒瓦为大宗，还有少量莲花纹瓦当等。

(1) 瓦当

瓦当仅有莲花纹瓦当一种。为五个宽复瓣的宝装莲花纹瓦当。瓦当呈青灰色，边轮较窄。当面莲花纹图案凹凸有致，花瓣宽大肥硕，中心圆乳丁周边有一圈小连珠纹。（图二，9）

(2) 其他建筑瓦件

该遗址出土的磨光面板瓦和筒瓦，在体量上不及宫城区域内诸如阊阖门遗址、太极殿遗址等出土的同类建筑瓦件，制作工艺上亦稍显逊色，规格明显略低。

(三) 北魏外郭城区域

北魏时期创建的外郭城，北依邙山，南临伊洛，“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据考古勘查，北魏外郭城墙垣仅见有北、东、西三面，郭城东、西墙分别距内城东墙3500米、西墙3500~4250米，郭城北墙距内城北墙约850米，有三条东西向大道贯穿郭城区域。其中西郭城、东郭城和洛水以南，分别设置有西市、小市和四通市三个市

场^[7]。其中西郭城的大市遗址和内城外南郊的明堂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

1. 大市遗址

大市遗址位于北魏西郭城的中南部。多年的勘察和文献记载表明，在距内城西墙以西1700~2600米处，西阳门外大道以南、西明门大道以北的区域，存在大量北魏时期的房基、窖穴、灰坑和烧窑等遗迹，除出土一些建筑材料以外，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北朝瓷器和釉陶器等遗物。种种迹象显示，此区域是北魏洛阳大市的范围。

(1) 瓦当

大市遗址及附近区域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瓦当，北魏时期的瓦当主要为莲花纹瓦当，不见兽面纹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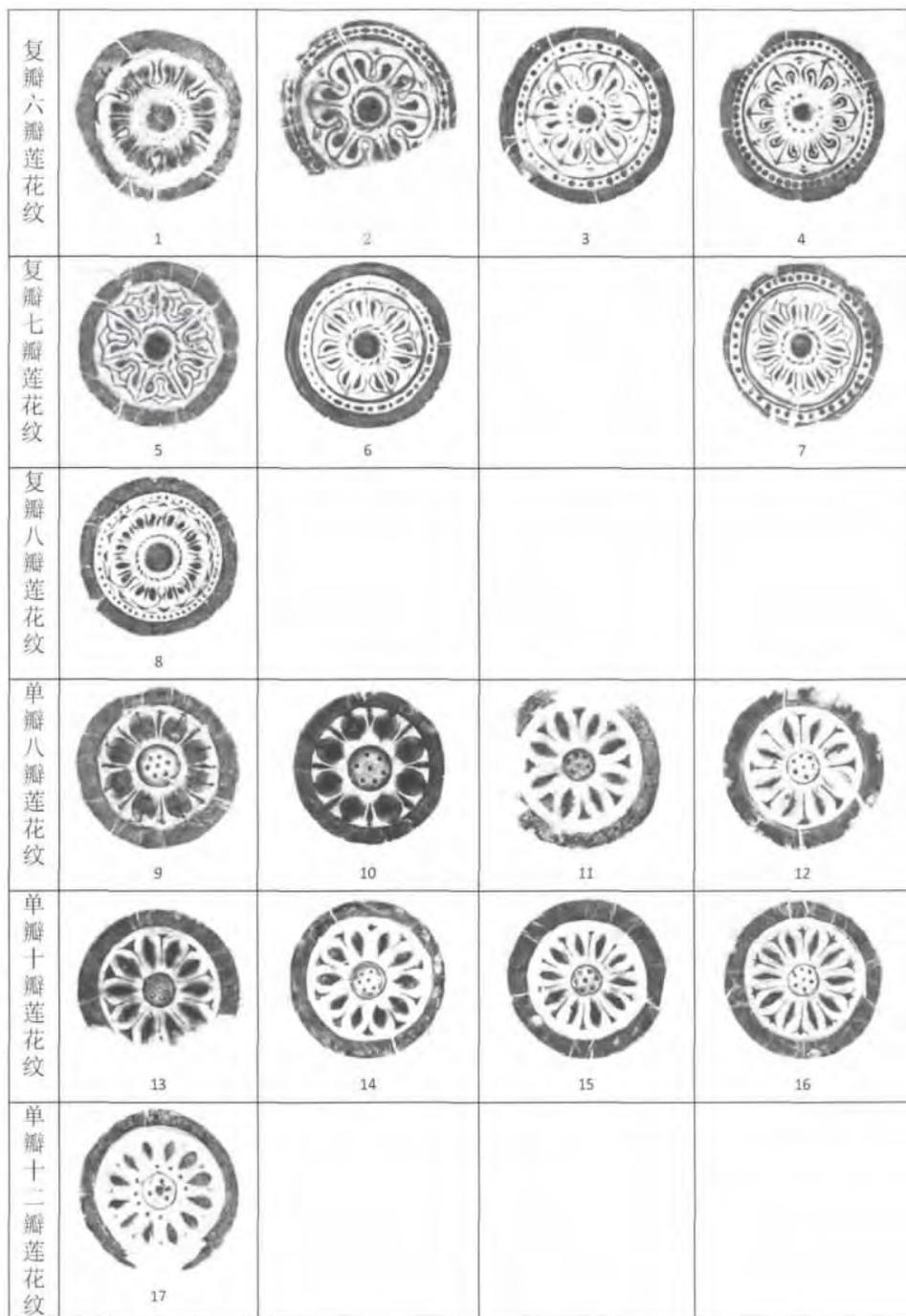
莲花纹瓦当。种类较多，主要分为两大类，即复瓣宝装式莲花纹瓦当和单瓣莲花纹瓦当，根据花瓣数量又可以分为多种亚型^[8]。复瓣莲花纹瓦当中，可分为六瓣（图四，1~4）、七瓣（图四，5~7）和八瓣的宝装莲花纹。（图四，8）单瓣莲花纹瓦当则有宽瓣和窄瓣两种，其中宽瓣的有八瓣莲花纹瓦当（图四，9、10）；窄瓣的则有八瓣（图四，11、12）、十瓣（图四，13~16）和十二瓣（图四，17）的莲花纹瓦当。这些瓦当一般均为泥质灰陶，烧造火候、质量和等级明显低于宫城及内城区域出土的瓦当，当径一般为12.5~13厘米。

(2) 其他建筑瓦件

大市遗址出土的建筑瓦件比较零散，其板瓦和筒瓦的规格及质地，明显低于宫城区域的瓦件，但从色泽、陶土、制作方法和图案等基本特征观察，还是具有非常鲜明的北魏时代特征。

2. 明堂遗址

明堂是该城重要的礼制建筑之一，遗址位于北魏洛阳内城以外的南郊，在空间位置上可以归于北魏南外郭城的区域。考古发掘的明堂遗址最晚时期为北魏时期，出土的建



图四 北魏大市遗址出土莲花纹瓦当

筑材料主要都是北魏时期的磨光面板瓦、筒瓦和莲花纹瓦当等。

(1) 瓦当

皆为莲花纹瓦当，数量较多，但种类仅

有十一瓣单瓣莲花纹瓦当一种。瓦当皆为青灰色或浅灰色。当面主题纹饰为窄瓣的单瓣莲花图案，花瓣多而窄，中心为莲蓬状。瓦当的规格基本一致，当径约 16 厘米。（图

二, 10)

(2) 其他建筑瓦件

主要为磨光面板瓦和筒瓦。

磨光面板瓦。瓦质细密坚实, 呈黑灰色或灰色。凹面施有黑色陶衣且经过打磨, 表面为发亮的黝黑色, 部分板瓦表面为稍显泛白的青灰色; 凸面为素面, 比较粗糙, 有的可见泥片盘筑的痕迹, 还有被削薄的痕迹, 有的有刻划文字或者戳印。

明堂遗址的磨光面板瓦中, 有很多瓦头为水波纹状的檐头瓦。依据板瓦端头的水波纹层数和复杂程度, 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单层和双层花头(花边)。双层花头瓦分为上下两层, 制作比较精细, 较为厚重, 有的厚达4厘米。

磨光面筒瓦。胎质细密坚实。凸面素面磨光, 并施有黑色陶衣, 被磨成亮黑色; 凹面为布纹。有些瓦唇上带有戳印, 由于戳印较浅, 文字无从辨认。

三、出土瓦当和建筑瓦件的综合分析

以上对考古发掘的北魏时期主要建筑遗址出土的建筑瓦件做了系统罗列, 通过对它们的共性和差异进行对比研究, 进而探讨这种差异是时代因素在起作用, 还是因为建筑本身的级别或性质不同而形成。其中各个遗址分别出土的瓦当和建筑瓦件, 则是进行研究的最直观考古学证据。

(一) 兽面纹瓦当

在汉魏洛阳城已经发掘的北魏时期建筑遗址中, 出土兽面纹瓦当的目前仅见于宫城区域的太极殿遗址、阊阖门遗址, 内城区域的一号房址、永宁寺遗址。在内城以外的区域, 尚未见到有兽面纹瓦当出土。

毋庸置疑, 太极殿和阊阖门遗址是北魏宫城中的最重要标志性建筑, 代表着北魏皇家建筑的最高水准。而永宁寺则是北魏洛阳都城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 从其塔基的发掘清理可以窥见其建筑的庄严华丽和规模等

级; 至于一号房址的性质, 发掘者曾经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 推测是北魏洛阳都城内的皇家太庙或宗正寺建筑。由此来看, 永宁寺和一号房址均是北魏皇家或中央官署级别的重要建筑, 建筑规格也应与宫城太极殿、阊阖门相伴。由此我们认为, 北魏洛阳城的兽面纹瓦当仅限于使用在皇家的高等级建筑之上, 兽面纹瓦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魏皇家建筑的规格。

从兽面纹瓦当的类型来观察, 阊阖门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有三种类型, 太极殿遗址试掘发现的两种类型兽面纹瓦当均包含其中, 二者使用的兽面纹瓦当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显然其建筑的时间也应相近。

从附图(见图一)中可以看出, 永宁寺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与太极殿、阊阖门、一号房址出土的同类瓦当有着较大的差别。从当面主题图案的兽面造型上观察, 永宁寺遗址的兽面纹瓦当较之其他三个遗址的兽面造型略显呆滞一些, 在兽面眼眉部位以及口部下方的虬须表现手法有较大的区别; 从装饰手法上看, 永宁寺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出现了在额头波浪纹中加饰阴刻锥点纹的工艺; 此外永宁寺出土的形似龙首的兽面纹瓦当, 完全不见于北魏洛阳城其他遗址, 应该是永宁寺遗址特有的瓦当类型。由此可以得出基本判断, 二者在建筑时间早晚或性质方面应存在着一定差异。根据相关文献资料, 北魏宫城正殿太极殿和正门阊阖门, 至少在北魏迁洛后的早期即宣武帝时期就已经建成并使用, 而做为皇家的重要祭祀建筑太庙或官署宗正寺, 其对于社稷和皇权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建造时间只会早而不会晚于上述宫殿建筑, 这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建造历史上也是一种惯例; 而永宁寺做为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佛教寺院, 有明确的记载其是北魏迁洛后的中后期即孝明帝时期开始建造。

(二) 莲花纹瓦当

莲花纹瓦当在北魏洛阳城中分布较为广

泛,基本上各个遗址均有此类瓦当出土。以往对于莲花纹瓦当的研究^[9],基本上为莲花纹瓦当在北魏洛阳城中的发展演变序列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补充一些新的资料。

北魏洛阳城的莲花纹瓦当主要分为两类,即复瓣的宝装莲花纹瓦当和单瓣的莲花纹瓦当,其间的纹饰形制和装饰手法,个体上或有差异。

与兽面纹瓦当的情况基本类似,太极殿遗址和阊阖门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也基本一致。如附图(见图二)显示,二遗址出土的前两类宝装莲花纹瓦当图案布局和形制基本一致;只是由于太极殿遗址试掘面积有限,出土的莲花纹瓦当类型还不全面。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根据现有材料,大体上对太极殿遗址和阊阖门遗址的建筑等级以及建造年代上的一致性有所认识。即做为北魏迁洛以后都城的重要建设工程,上述二建筑的建造及完工时间皆属于北魏迁洛后的早期,即孝文帝至宣武帝时期,上述宝装莲花纹瓦当属于北魏迁洛后的早期也是以往研究已经认识的结论。至于阊阖门等遗址还发现有少量时代略晚的单瓣莲花纹瓦当,则可能是和晚期的维修增筑等建设活动有关。

一号房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数量较多,但都是宝装莲花纹的瓦当,其莲花图案基本布局和形象,与太极殿遗址和阊阖门遗址出土的同类瓦当特点也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其做工精细程度和规格上,要优于上述二遗址的同类型瓦当,这一情况在兽面纹瓦当的比较中也具有共性。这是否暗示着一号房址的建筑等级可能要略高一些,或者建造时间略早一点。联系到该遗址被推测为北魏的太庙(或宗正寺)建筑,做为皇家重要的社稷建筑,其具有更高的规格和在建造时间上略早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此,在瓦当图案比较过程中所揭示的一些现象便有了一定的解释。

北魏明堂遗址虽然位于内城南郊,但该建筑是北魏王朝非常重要的配祖祭天的礼制性建筑,因此其建筑等级应该和前述太极殿、阊阖门以及太庙建筑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令人疑惑的是,其出土的建筑瓦当和前述遗址却截然不同。明堂遗址出土的瓦当,既没有像太极殿、阊阖门、一号房址和永宁寺遗址出土的具有皇家建筑特点的兽面纹瓦当,也不见造像精美的复瓣宝装莲花纹瓦当,皆是一种单瓣的莲花纹瓦当,而且数量很多。关于北魏明堂的建造问题,相关文献资料有较多的记载,是否建成也存在着较大争议^[10]。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得出的最新结论,尤以孝明帝正光五年建成明堂^[11]较为可靠。因此,在明堂遗址中只发现这种属于北魏迁洛后期的单瓣莲花纹瓦当,是和相关文献记载的北魏明堂的建造完成时间相吻合的。

在北魏内城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由遗址的性质和建造时间早晚的不同,莲花图案也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例如内城东墙最北端一门建春门遗址,出土的瓦当数量虽然不多,但瓦当类型比较一致,只有五瓣的复瓣宝装莲花纹瓦当一种。这种五瓣的莲花纹瓦当也较为独特,在北魏洛阳城的其他遗址中并不多见。以往的研究把它归类到北魏迁洛的早期,具有一定的依据。北魏迁洛早期,皇都百业待兴,各项建设也有着轻重缓急之分。但都城的大城城垣及城门,做为皇都的重要防卫设施,是首先需要考虑恢复和修建的。因此,包括建春门等大城城门在内的城防设施的恢复和建造,在都城各项建设中时间较早,是和当时的政治军事状况和社会情势密切相关的。

北魏永宁寺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种类较多,且图案较为复杂。既有其他遗址常见的复瓣宝装莲花纹瓦当和单瓣莲花纹瓦当,还有相当数量特殊图案的瓦当。其中的单瓣莲花纹瓦当,花瓣较多,是北魏莲花纹

瓦当中较晚的类型，显然也是和文献记载该寺院建造于北魏迁洛后的中晚期相符合。至于该遗址出土的复瓣宝装莲花纹瓦当，尽管一般认为宝装莲花纹是北魏瓦当中较早的图案，但该瓦当却和一般常见的宝装莲花纹瓦当有所不同。其当面主题图案虽然是小连珠纹环绕的复瓣宝装莲花，但当心却不是早期宝装莲花纹瓦当中以小连珠纹环绕的凸起圆乳钉状，而是晚期单瓣莲花纹瓦当的莲蓬状当心。这种莲花图案，介于早期以凸起圆乳钉为当心的宝装莲花纹瓦当和晚期以莲蓬状为当心的单瓣莲花纹瓦当之间，具有明显的时代演进特点，也是和该寺院建造于北魏迁洛后的中晚期相一致。该遗址出土的特殊图案瓦当，主要为莲花化生瓦当，有多种变形，瓦当外圈主题图案仍为连珠纹环绕的宝装莲花，但当心即莲花瓣中间加入了佛的形象，就如佛在莲花之中栩栩如生。这种佛产生在莲花中的意境，显然是和佛教在北魏时期的繁荣兴盛密切相关，有着重要的写实意义。此外还有两种忍冬纹图案的瓦当，主题图案虽然都是以忍冬纹为主，但是其当心都仍有一朵小的莲花，也是和佛教相关的瓦当类型。这类忍冬纹瓦当，目前仅在永宁寺遗址发现，是该寺院具有独特特点的瓦当类型。

在北魏的外郭城区域，出土的莲花纹瓦当数量较多。尤其在西外郭城的大市遗址，不仅数量较大，而且莲花瓦当的图案种类也更为丰富，既有宝装莲花纹瓦当，也有单瓣莲花纹瓦当。宝装莲花纹瓦当的莲花花瓣皆为复瓣，而且花瓣较宽，花瓣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有六瓣、七瓣和八瓣莲花图案，当心主要为凸起的圆乳钉状；单瓣莲花纹瓦当的花瓣可分为宽瓣和窄瓣两种，花瓣数量相对较多，宽瓣的有八瓣莲花纹图案，窄瓣的则有八瓣、十瓣和十二瓣莲花纹图案，当心则皆为莲蓬状。外郭城区域出土的这些莲花纹瓦当，虽然质量明显不如内城和宫城内重

要皇家建筑的瓦当，但其莲花图案的北魏时代特征明显，早晚变化差异和演进特征也更为连贯，代表了北魏洛阳城遗址出土莲花纹瓦当的基本演变特征和发展规律。这些建筑瓦件与宫城、内城出土的建筑材料，共同构成了北魏洛阳城各个等级、不同性质建筑的真实面貌。

（三）其他建筑瓦件

在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古学研究中，瓦当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目前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和普遍。而对于和瓦当相伴的其他建筑瓦件，近年来也愈来愈为研究者们所重视。北魏洛阳城各个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建筑瓦件，通过对它们的外观特点进行观察，对其种类进行分类整理，将会进一步丰富北魏洛阳城各类建筑的文化内涵。

除了瓦当以外，北魏洛阳城各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其他建筑瓦件还包括以下几类：磨光面板瓦、磨光面筒瓦、兽面塑雕砖、鸱尾和瓦钉等。其中以磨光面板瓦和筒瓦的数量最多，北魏时期洛阳城的每一座大型建筑遗址中，无一例外都出土有这类磨光瓦件，因此它们也成为判断这些建筑是否为北魏时期建造的“典型器物”。

北魏洛阳城建筑瓦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制作质量高，外观较精致，瓦件体量大。其瓦件的瓦胎质地都比较坚实细密，烧造温度比较高，以至于从质地观察，所有的瓦件都呈青灰色。瓦件的制作较为精细，工序繁琐，大多数瓦件的瓦面都施有黑灰色的陶衣，尤其是外露面且经过细致的研磨加工，使之呈黝黑的闪亮光泽。所有这些都表明北魏时期建筑瓦件的“表面文章”做工较为精细，使建筑屋顶的外观更为美观。建筑瓦件的规格都比较大，几乎所有建筑瓦件制作的都比较厚重，太极殿最大的磨光面板瓦长度达到 57 厘米，明堂遗址出土的磨光面花头板瓦厚度超过 4 厘米，一号房址出土的几近完整的磨光面板瓦重量为 12 千克，

一号房址出土的素面塑雕砖长度 57 厘米，宽 45 厘米。以上数据充分证明了北魏时期建筑瓦件体量之硕大，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北魏时期的土木混合建筑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屋顶梁架的承重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四、结 语

本文从北魏洛阳城已经过科学发掘的各类建筑遗址出发，在分析遗址本身性质与内涵的同时，将北魏时期各遗址出土的瓦当及其他建筑瓦件进行排列对比，以期探索它们的特点和变化规律。通过分析，我们初步形成了一些阶段性的认识，当然随着以后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应该会有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1. 兽面纹瓦当是北魏洛阳城极为重要的一种瓦当类型，但经过整理研究，目前仅见于太极殿、阊阖门、一号房址和永宁寺等遗址中。这些遗址都是北魏洛阳宫城和内城中最为重要的皇家建筑。因此初步认为，兽面纹瓦当在北魏洛阳城的各类建筑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魏皇家建筑的最高等级。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永宁寺院的某些特殊性，其出土的兽面纹瓦当明显区别于其他三个遗址，当然这种差别也可能和建筑时间的早晚不同有关，也许是其他因素使然。至于永宁寺遗址出土的类似龙首的兽面纹瓦当，差异则更为鲜明，其可能和佛教题材有着很大的渊源，应该是其中的一种解读。

2. 莲花纹瓦当是北魏洛阳城出土最多、分布最广、图案类型最为丰富、形制变化最为明显的瓦当类型。目前在北魏洛阳城各个遗址中基本都见有莲花纹瓦当，说明这类瓦当是北魏时期最为盛行的建筑瓦当。其莲花图案大致分为复瓣和单瓣两种类型，根据对早晚不同时期建筑遗址出土瓦当的归类分析，北魏莲花纹瓦当总的演进变化特征是：

莲花花瓣数量由少逐渐变多；花瓣由复瓣向单瓣、宽瓣向窄瓣变化；当心则由小连珠纹环绕的凸起圆乳钉状向莲蓬状转变。即整个莲花图案由较宽的复瓣宝装莲花向越来越窄的单瓣莲花演变，其莲花形象则由较为形象逐渐向抽象化发展。

一号房址的复瓣宝装莲花纹瓦当，在做工精细程度上要明显优于宫城的太极殿和阊阖门等遗址。结合相关研究认为，这种差异与一号房址可能是北魏太庙等重要建筑的性质有关，其具有更高的规格和建造时间较早应当存在可能。

3. 永宁寺出土的莲花化生瓦当和忍冬纹瓦当均是特殊图案的瓦当，目前尚不见于北魏洛阳城的其他遗址中。即使莲花化生瓦当，虽然在平城和盛乐等北魏前期都城也有发现，但其数量和规格均较洛阳永宁寺相差很远。而忍冬纹瓦当，目前仅在洛阳永宁寺遗址一处发现。这些瓦当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瓦当类型，其题材明显来源于佛教，蕴藏着重要的思想意识和寓意。它们和类似龙首的兽面纹瓦当一样，可能都是为皇家寺院特别制作。

4. 将建筑瓦当和瓦件放在一起共同观察，同时结合使用这些瓦件的建筑的性质、规模和建造时间等进行综合的考古学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都城考古的研究内容和文化内涵。尤其通过对北魏洛阳城各建筑遗址出土建筑瓦件的罗列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兽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磨光面板瓦、磨光面筒瓦、兽面雕塑砖和鸱吻等，是北魏时期重要建筑所使用的建筑瓦件的基本构成。其所具有的时代特征，不仅便于我们对复杂城址不同时期建筑的分期断代，也会对北魏时期洛阳宫室建筑屋盖的大体样式及建筑特征有所了解。此外，通过对不同建筑的多组建筑瓦件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彼此之间的演变规律，则可以进一步细化北魏洛阳城各个大型建筑遗址之间的性质差别和时间序列。

-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 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 考古, 1973, (4).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 1962~1992 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 [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 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 考古, 1981, (3).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 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发掘纪要. 考古, 1995, (8).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魏洛阳永宁寺 1979~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 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 考古, 2003, (7).
- [5]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 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五号建筑遗址. 考古, 2012, (1).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联合考古队. 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魏晋时期宫城西墙与河渠遗迹. 考古, 2013, (5).
- [6] 段鹏琦. 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 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 [7] 钱国祥. 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21 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8] 钱国祥. 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 考古, 1996, (10).
- [9] 同 [8].
- [10] 钱国祥. 汉魏洛阳城南郊三雍礼制建筑初探. 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11] a.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记载“明堂. 宣武八年诏建, 孝明正光中始成, 在辟雍之西南. 上圆下方, 八窗四达.” b. 《魏书·肃宗孝明帝纪》: “正光五年九月, 乙亥, 帝幸明堂, 钱宝奠等.”

(责任编辑: 方燕明)

(上接 21 页)

续附表:

编号	面文	背纹	直径	穿宽	廓厚	廓宽	重量	数量
JC6	顺天元宝	穿上仰月穿左中星	3.5	0.9	0.3	0.4	22	2 枚
JC7	顺天元宝	穿上仰月穿左下星	3.6	0.9	0.3	0.5	21	1 枚
JC8	顺天元宝	穿上月左星	3.5	0.9	0.3	0.4	20	1 枚
JC9	顺天元宝	穿上月右星	3.6	0.9	0.3	0.4	19.5	1 枚
JC10-1	顺天元宝	光背	3.6	0.9	0.2	0.4		1 枚
JC10-2	顺天元宝	素背	3.8	0.9	0.35	0.6	22	2 枚

- [1] 黄海, 胡城. 荥阳县广武乡出土“得壹元宝”和“顺天元宝”. 中州钱币, 1987, (1).
- [2] 孙仲会. 河南长葛发现顺天元宝背四月文钱. 中国钱币, 1996, (4).
- [3] [6] [7] [8] [10] [1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逆臣传·卷二二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430, 6431, 6432, 6433, 6434.
- [4] 司马光. 资治通鉴·唐纪·卷二二一. 长沙: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7: 1544, 1546.
- [5] 沈括. 梦溪笔谈·卷一九“器用”篇.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213.
- [9]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294.

(责任编辑: 辛革)